

清宫系列

血染紫禁城

魏润身 著

L026740

BBN92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1

嘉庆八年隆冬，紫禁城内钟粹宫。

闰二月，本来就阴森的大内比往年还要阴冷、凄清。皇后钮祜禄氏在东暖阁喝过早茶，身上反而愈加一阵阵发冷。每年，皇帝都是在春暖花开的时候才去圆明园，今年倒好，闰二里便急匆匆地带着一帮妃嫔宫女们走了。名为去那里清心养性，实际上瞒得了谁？还不是更能随心所欲地放纵！狠心的皇帝偏偏把她这个位主中宫的堂堂皇后撤下了。

一肚子苦衷，她冷，从心里发冷。

十六岁上，她做了乾隆皇帝第十五子颢琰的侧福晋。颢琰做了皇帝的第二年，孝淑皇后喜塔腊氏猝然病死了。万也想不到太上皇帝乾隆那样看重自己，降旨她为中宫皇后——人生又是这么磕磕绊绊，好事多磨，先是喜塔腊氏新薨不得册封，继而嘉庆四年正月，太上皇帝又崩逝了。服丧服丧服丧，直到前年，册封典礼才正式完成。这一拖，整整过去五年多。

当上真正的皇后，她心里反而越来越不痛快。皇帝不断地选妃择嫔补常在，多少日子难得把她接到养心殿后的体顺堂住一晚。更令她郁郁不舒的是，两个月前，皇帝把悼忆喜塔腊氏先后的诗文汇集成册，收入《御制诗集》，还命人送一本到钟粹

宫来，这不是成心让她别扭吗？

当年，孝淑皇后喜塔腊氏仙逝，因为当时的昌陵还未修好，只得将灵柩暂时停放在静安庄暂安殿。前些时候听说昌陵即将竣工，年内即可奉移梓宫的消息，皇帝竟又提笔赋诗：

永别芳菲已七年，太平择地卜新阡。
孝恩垂泽沐深厚，后德流徽感淑贤。
濯泪徒倾三爵酒，伤心早废二南篇。
临风追悼增哀思，廿载相依百世牵。

皇帝为什么那么怀念孝淑，如今又把心思移到别的妃嫔贵人身上，单单就不喜欢她呢——百思不解。情不自禁，她一按炕桌站起来，走到那架紫檀木梳妆台前坐下了。镜中映出她那张秀丽的脸，鹅蛋形；修长的眉毛，秀秀的眼睛，瞳仁黑得发蓝。从丽质天成上说，她是当之无愧的中宫之主。可是，微一皱眉，她又惊愕地看见了镜中的自己——浅浅的鱼尾纹爬上眼角，脸色虽然白皙却已没有了当年的润泽。尤其是生下三阿哥绵恺之后，两颧现出极淡的褐斑，老了，二十八岁的她老了，这些讨厌的褐斑怎么就是下不去呢？

她捂住脸，缓缓地松开手，从指缝间瞥见条案下那只雪白的天鹅毛毳子。对，闷死了，憋死了，如果再呆呆地囚在暖阁里忧愁会使她老得更快。出去踢踢毳子，会把心头的烦恼忘掉些，哪怕是忘掉一会儿——她实在受不了啦。

“刘金。”

“噫。”一个方脸大眼的小太监一撩门帘进来了。

“陪我踢踢毳子，身上好冷好冷。”

“皇后，这天道您不怕——”他迟疑地睁大眼睛。

“去，”她把那只天鹅毛的毽子扔给他，“不冷我还不踢，还愣在那里干什么？”

刘金捧着毽子出门了，院里立刻围上一圈人。宫女、太监们都来围观，别看不苟言笑的皇后雍荣华贵，踢起毽子可像个十五六的姑娘呢。

脱掉貂皮斗篷的皇后出来了。她腰上系一条杏黄宽缎带，藕荷色的棉袍撩起来，斜披着掖在缎带里。众人拉成一圈，只有皇后和小太监刘金被围在中间。鹅毛毽子抛起来，身手不凡的刘金把毽子踢到皇后的身前身后身左身右，皇后利利索索地一个一个踢回来。偶尔一次踢不到位，刘金都能纵身一跃把它救起来。几个轮回之后，刘金又把毽子踢得或高或矮或偏或直，从各个角度给皇后送过去，钮祜禄氏也好灵巧，她用双脚的内侧外侧脚背脚底又接二连三地回过来。

太监宫女们不由得拍掌叫好，皇后的毽子踢得真够漂亮呢。

没过多大工夫，钮祜禄氏的脸上泛起两片红晕，大团雪白的哈气从她的嘴里呼出来。钟粹宫总管太监钱杰闪到她的身后说：“皇后歇歇吧，别累着。”

“皇后在意身子。”四周的太监宫女异口同声地附和他。

“好，刘金自个儿再踢会儿。”钮祜禄氏轻盈地用右脚在左腿后一钩，趁着毽子腾空，她一闪身子出圈了。

只剩刘金一人了。那只白鹅毛毽子立刻被他“吸”住了。它忽而上了他的头顶、额头、嘴唇、鼻尖，忽而又从他的肩背旋到他的胸腹。手舞足蹈团转相接，随着毽子的上下翻飞，刘金轻松自如地把它踢“活”了。每每毽子欲坠地之际，又被瞬间挑起。时时刻刻有险无惊，直看得人眼花缭乱，惊奇不已。

钮祜禄氏带头鼓起掌来。每次踢毽，她不但一定要刘金相陪，自己踢完还要看刘金单独表演一阵——享受，那是一种真

正享受。当初，什么倒踢紫金冠、张飞骗马、回头望月、银燕双飞，这些颇有难度的动作，全是刘金教给她的呢。

就在人们兴致勃勃地欣赏着刘金表演的时候，一阵急风刮来，刘金“哎哟”一声捂住了左眼。刹那，白色的毬子被一脚踢斜，他一个纵跃补上一脚，毬子“嗖”地一声，随着骤起的旋风上了东配殿的房檐。从来没有过的失误，皆因刘金迷了眼。众人还没反应过来，他转身在钮祜禄氏面前跪下了：“皇后，奴才……有罪，有罪呀……”

“快起来，让人翻开眼皮吹吹。”钮祜禄氏笑盈盈地摆手，只见钟粹宫总管太监钱杰把手一挥，说：“都愣着干什么，还不快搬一架梯子去！”

“噫。”几个太监齐声答应。

“甭搬梯子了，我把它够下来。”钟粹宫影壁旁闪出一个人，大步登上了配殿的台阶，先把两袖缩起，猛地翻腕一收，身体轻巧地腾起来。他倏地又一抖肘，一下抓住了配殿的两根檐椽，然后一收腹一甩腰，整个身子荡起来。就在他荡平身子的刹那，他的右手一扬，吊臂伸到房檐上，捏起毬子身体一纵跳下来。

人人大吃一惊，此人不是敬事房太监刘得财吗？他还有这两下子功夫！原来谁也不知道。刘得财双手捧着那个毬子，回过身来跪在钮祜禄氏面前说：“皇后恕奴才冒昧，奴才还没给您请安呢。”

钮祜禄氏皇后惊喜地看着面前的这个年轻太监，欣喜地说：“你是在敬事房任差，叫刘……得财，是吗？”她见过这个太监，模模糊糊记得他的名字。

“皇后记性真好，奴才正是敬事房的刘得财。”他恭恭敬敬站起来。

“刘得财，钟粹宫乃大清皇后的寝宫，难道成了你蹿高炮蹦

儿的地方？”刚才嚷嚷着搬梯子的钱杰心里好窝火，胆大妄为的刘得财，擅入钟粹宫不说，怎能不禀报不清安就先耍开了蹿房越脊的把式！他挑挑秃眉毛，仍觉不解气，“自个儿把自个儿当猴耍，喊？”

“钱杰，谁让你插我的话？”钮祜禄氏冷冷地垂下双眼，又慢慢地撩起眼皮，“刘得财，你练得这是什么功夫？”今天她开了眼，人怎能荡起那么高，轻得像只燕子，敏捷得像只猿猴——好奇！

“奴才也说不上，不过是从下腹……往上提气。”刘得财亮亮的脸门微红了。他比一般太监略高，乍膀细腰、隆鼻大眼，浑身透出一股英气。

钮祜禄氏静静地看了他半天，刚想细问，却也不好意思起来。也是的，堂堂一朝皇后，哪有对太监的武把式这么有兴致的！她几次欲张嘴又转了话题：“说不上就算了，你到钟粹宫来——”她蓦地又打住下面的话。奏事处，敬事房的太监一来，准是有事禀报，哪有她这皇后自己打听的道理。

“启禀皇后，敬事房派我传话，明天午时三刻，万岁爷进宫斋戒，请皇后率宫中妃嫔，届时在神武门内迎候。”

明天午时三刻，皇上说回来就回来了。钮祜禄氏说不上是喜是怨，淡淡地说：“嗯，我知道了，你去吧。”

又搅动了皇后的心潮，一个宫女赶紧给她披上了一件斗篷，她却怔怔地说：“我刚踢完毽子，不冷。”

刘得财跪安之后出来了，他不愿在钟粹宫多留，他看不惯钱杰光眉毛下的下巴，耷拉得老长老长。刚出钟粹宫门，刘金从后边追出来：“得财哥，今天你怎么把身上的功夫露啦？”

“刘金，我也不知道，当时看你把毽子踢飞，急得脸色都变了，替你着急，没通报就跑上去了。”

刚才，刘得财奉命到钟粹宫传话，走至宫门一看，看门的太监一个没在，院子里一片喝彩声。他绕到影壁一侧探身看，先是皇后在和刘金对踢毽子，后来是刘金自己踢。虽然他最熟悉刘金踢毽的功夫，但看多少遍都不腻不烦。反正钟粹宫内所有人都在游戏，他索性倚在影壁旁也看起来。谁料一阵急风吹来迷了刘金的眼睛，毽子被踢到房上去了。他再也憋不住，闯入院中嚷嚷一声，提气腾身把毽子够了下来。也是的，他与刘金同是大兴桑堡村人，只有刘金知道他会吹筒擅轻功。为了免生是非，他曾一再叮嘱刘金别露出去，今天他自己反先控制不住，在钟粹宫这么多人前“亮相”，真不应该，怎么那样沉不住气呢？

“得财哥，露就露了吧，这样一来呀，更不会有人欺侮你！”十四岁的刘金两只亮亮的大眼一闪一闪，挤眉弄眼地说话——不脱一身孩子气。

“甭替我解心宽，今天全怪我沉不住气。”刘得财由衷地后悔，在紫禁城当差一年多，他深知当差不易，立足艰难。人怕出名猪怕壮，这不是没事找事吗？不过，事已至此后悔又有何用？瞥一眼远远走来的御花园太监，他轻轻对刘金说：

“你可别学我今天的鲁莽样子，皇上明天就要进宫斋戒，说不定还要御幸钟粹宫，你可要事事小心呐！”

“得财哥放心，皇后可待见我喽！”刘金说完一转身，急急地回了钟粹宫，他听见门内有人在喊他。

刘得财大步顺着横街往西走，心里七上八下不踏实。皇上明天就要回宫了，平常到养心殿办事，他就怕见皇上那副冷冰冰的面孔，这次自己又在钟粹宫露了手功夫，谁知传出去会不会惹祸？真恨自己——年轻，太沉不住气啦！

闰二月二十日，从神武门外到顺贞门内，宽宽的红绒地毯铺了四十四丈长。满蒙王公、文武廷臣静静地等候在神武门外，皇后钮祜禄氏率宫中妃嫔也在顺贞门内等候多时了。

天气干冷干冷，尤其是在城门两侧站立，风儿不大却把脸削得生疼。敬事房的太监忙了一早，此刻也侍立宫门迎候着皇上的到来，刘得财站在身披铠甲的御军身后，更觉得寒气逼人。迎着削脸的小风，他觉得鼻尖脑门先是疼后是木，眼皮皱皱得又厚又重。看看门外的王公廷臣，有的冻得缩起了脖子，有的一个劲儿地抹鼻涕，好冷，皇上还不回来哟！

飞檐高墙，重重宫闱，拥有九千九百九十九间半殿宇的紫禁城确实比外面要冷。气流在这里加大了回旋冲荡的速度，寒冷萧杀。每年冬天，这里弥漫的氛围永远是寒冷、萧杀……

终于，“丹陛大乐”奏响了，人人从僵木中解脱出来，嘉庆皇帝到了。人们在恭候皇上的时候，谁也不敢放肆地眺望，即便是放开眼目也看不了多远。神武门正对着景山，而皇帝的大队人马是沿着筒子河从西过来的。正黄、正白、镶黄上三旗的亲兵在御前开路，他们白马队在神武门外停下了。紫禁城东西两侧一百八十名侍卫、护军在护军章京，护军校尉的率领下举起了刀械。总管太监徐茂和的身影出现了，他戴着四品顶戴，挺胸阔步从神武门外走进来。他的身后，六十名御前太监簇拥着一乘明黄大轿缓缓而进。敛气屏声的文武廷臣“刷”地一声跪在地上。就在皇上的大轿刚进神武门两丈多远的时候，只听南山墙处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。异常的情况，异常的声音！

没容人们细看，一个满脸胡须豹眼浓眉的人冲入跪迎的人群。他身着一身玄色衣裤，手握一柄雪亮的长把匕首，飞步赶到嘉庆乘坐的大轿前吼道：“昏君，你的末日到了！”

护军和迎驾的人都惊呆了，谁也料想不到，紫禁城中怎么会突然闯入刺客——从天而降！

最先反应过来的，还是紫禁城首领太监徐茂和，他回身一撩轿帘，一把拽住嘉庆的手喊道：“皇上，有刺客！”

嘉庆也在刹那间顿醒。他一步跳下轿子，在五六个太监的护卫下，飞步跑入顺贞门。追上的刺客厉声高呼：“颢琰昏君休走！”

直到这时，以御前大臣定亲王绵恩为首的侍卫和护军才完全反应过来。绵恩抽出腰刀大喝一声：“截住刺客！”左右护军中的不少人反而吓得后退几步。迎上去的只有固伦额驸拉旺多尔济、御前侍卫扎克塔尔、珠尔杭阿、乾清门侍卫丹巴多尔济、桑青斯塔尔六个人。那刺客见嘉庆已经逃入顺贞门内，索性回身向围上的六人劈杀过来。

真吓人，刺客手握一把匕首，舞到之处带起阵阵风声，他面色铁青，豹眼圆睁，迎上的六人竟然缩缩叽叽谁也不敢近身。

随着迎驾人员的四散逃遁，刘得财跑进顺贞门才又回过身子，远远地定眼一看，他蓦地惊出一身汗来：天，千真万确，这不是那个陈德吗？他——怎么成了潜入宫闱的刺客！

他认识这位陈德，在他奄奄一息的时候，正是陈大叔救了他。

三年前，父亲带他从桑堡村进城找表姑。从大兴到永定门的距离是三十多里。早上蒙蒙亮上路，来到城门已经日上三竿。一进永定门脸儿，他的一双眼睛就再也不够使。到处是卖吃食、估衣、山货的，尤其是那粉红的灌肠、焦黄的油饼、亮晶晶的

凉粉、白晃晃的包子简直令他目不暇接。父亲拉着他快走，各种混杂在一起的香味沁入肺腑，却也粘得他拉不开步。十三岁的他从来没有进过城，更没吃过这些香味扑鼻的好东西，父亲问他饿不饿，他摇摇头，他怎不知道大秋颗粒未收，现在是找表姑借钱的呀。腰里掖着几个饼子，眼前这些好吃的哪是他们能吃的！

最了解他的莫过于父亲了，爹拉着他的手加快了步子往前走。肚子咕咕叫，五脏六腑揪成一块儿，一种难耐的饥饿感从腹中升到胸腔，脚板发涩，膝盖打软，每迈一步都要出汗，从来没有这么饿过、馋过，简直饿极了馋疯了。

捱过熙熙攘攘的人群、食摊，一个卖馄饨的忽然叫住了他们：“爷们儿，急急火火忙什么，来两碗热乎馄饨，贱卖。”

也许，父亲每拉他前进一步都很吃力，老人打了个愣竟然停住了身。他缓缓地扭过头，冲卖馄饨的掌柜问：

“这馄饨，多少钱一碗？”

掌柜伸出一个细细的手指：“怎么样，还不闹碗尝尝？”

父亲的眼神似是孤注一掷：“来，得财，咱们买两碗尝尝！”

没有再说不饿，他大步随父亲在馄饨摊前坐下了。捧起那碗油晃晃香喷喷的馄饨，他顾不得烈日当头，大口大口往下吞，好香啊，香醉啦。

父亲只喝了两口汤，见他狼吞虎咽地吃光了，就把自己这碗推给他。

“爹……我，饱啦。”大汗淋漓，怎能把爹这碗也吃了。

“得财，吃了！”

“爹……不嘛。”

“让你吃你就吃。”谁料，他俩来回一推，滑溜溜的碗一歪，砰地一声掉在地上——碗摔了，汤洒了。

爹心疼得跺脚，瘦长脸的掌柜一把拽住了爹的衣领：“赔银子，二两一个，你摔的可是大明朝的青花碗！”

他和爹吓惊了，苦苦哀求：“掌柜的，要命我们也赔不起啊……”

老实巴交的父亲脸色煞白，一个普普通通的蓝花碗，怎么能值二两银子！他一辈子没有过二两银子哟。

“这是正德青花瓷，祖传的，不赔你们甭想走！”瘦脸摊主的两只油手像黑黑的鸡爪，在父亲脸上来回点戳。

他父子哪知道，这卖馄饨的是永定门脸儿有名的地痞侯三。他盛馄饨的碗确是细瓷的。为了坑人讹人，他把每只碗外抹满猪油，吃主稍不留心就会失手打滑。因此，他用这招来坑那些战战兢兢笨手笨脚的进城农民。三天两头，他能卖出好几倍的碗钱，比卖馄饨的收入来得容易。眼下，见刘得财父子又中圈套，就一口咬定那碗值二两银子。

不管父亲如何哀求，侯三硬是一把薅过了老人手中的包袱，刘得财先是吓得不知所措，而后全身扑了上去。包袱里有路上吃的六个饼子，更要紧的是里面有二斤花生。那是给表姑家送的东西，倘若侯三抢了去，他们怎能空手去进表姑的家门！

岂料，就在他纵身扑上的时候，侯三早已抖散了包袱。眼见纷纷落地的不过是几个饼子和带土的花生，他的火气一窜上了脑门，顺势一把扼住刘得财的喉头，一抡将他撩翻在地，父亲见状上来扑救，侯三一脚蹬在老人的裆里，父亲“啊”地一声蹲在地上了。

刘得财虽然练过吹筒，可此时喉头被卡全身的力气运不上来，仰翻在地眼睛直翻。啊，憋得喘不上气，他要死，要完啦，爹妈快来救救哇……

就在他奄奄一息的瞬间，侯三“啊”地一声松开了手。朦

胧中，他觉得侯三先是仆倒在地，继而被一个吼声如雷的匪人打起来，啪、啪、啪啪……侯三先是杀猪般叫，而后跪在地上“爷爷”、“祖宗”地求饶。

刘得财站起来，搀起蹲在地上的父亲。只见救他们的是一个满脸络腮胡子的彪形大汉，是那人一脚将侯三踹翻在地，然后拎起他抽了十几个大嘴巴。若不是这位大叔抢救，他的性命早完啦……

父亲双手捂裆脸色青黄，满头大汗轻轻点头，嘴还张了半天，却抖抖地说不出话。

刘得财愣了半天，双腿一屈给那人跪下了。“大叔，您……”

那大汉从腰里掏出五十个铜钱，上来把他搀起来：“该干什么快去干，城门脸儿这地界儿好人少，去吧，”说着，他转身一脚踹翻了侯三的馄饨摊，“你小子听着，我陈德好汉做事好汉当，你要敢追着欺侮这爷儿俩，明天我来扒你的皮！”

“陈爷饶命，陈爷饶命，小的我再也不敢喽……”侯三细瘦的身子缩成一团，早没了刚才的威风。

父亲稍稍挺直了身子，让刘得财再给救命恩人磕头。那陈德却喷着满嘴酒气说：“快走快走，我就腻味啰啰嗦嗦！”

他和父亲拖着重重的步子走开了。可是，那位大胡子黑眼睛的陈德永远刻在他的脑子里。是陈德大叔救了他一命，这辈子怎么能忘记陈德呢！

……

此刻，他比在场的任何人都惊愣，见义勇为的陈德怎么成了入潜大内的刺客，他干嘛要杀皇上呢？

容不得他再细想。只见陈德把匕首抡圆，道道寒光似无数银弧闪烁。以定亲王绵恩为首的六人不但近不得身，反而在铿

锵震响的兵械相击下步步退却。绵恩身为御前大臣，本来骑射功夫在王公之中独拔头筹，无奈这两年肚腹猛增，浑身圆滚滚地像个皮球，手中的腰刀横削竖砍极不利落。

“来人，上，冲！”在绵恩挥手又让人上的时候，陈德一刀向他刺去。他毕竟是行武出身，肥胖的身子一缩一滚，轱辘轱辘地倒地闪开了。可是，陈德的匕首扎破了他的袍袖，咝啦——一只袖子豁开了。

瞬间，右侧的乾清门侍卫丹巴多尔济探身一枪刺过来，陈德抬起左臂一闪身，长矛从他腿下穿过，他就势用左腹一夹，把送到身前的丹巴多尔济搂在胸前，举起匕首在他背上就是一刀——啊！他应声倒地了。

谁料，重伤的丹巴多尔济在仆地的一刹那用手抱住了陈德的双腿，拼死力气就势一顶，一下将陈德摔倒在地。固伦额驸拉旺多尔济举刀便砍，倒地的陈德一收腹一甩腿，只听“扑”地一声，将固伦额驸拉旺多尔济的腰刀踢落，一个鲤鱼打挺又站了起来。捂着手腕的固伦额驸拉旺多尔济附疼得刚一噁牙，陈德猫腰向前一顶，一头撞在他肚子上。对方“咕咚”一声坐下了。就在陈德举刀刺向他喉咙的刹那，御前侍卫珠尔杭阿一刀劈下，重重砍在陈德腕上——咣啷，手中的匕首落地，接着他的腿上又挨了一刀。

“啊……”陈德踉跄几步，终于一个趔趄跌倒了。

“住手，抓活的，抓活的！”从地上爬起的定亲王绵恩高声呼喊，“千万别伤要害！”此案关系重大，一旦刺客死去无由查稽，皇上是绝不答应的。

本来一直不敢近前的护军章京那尔巴济，此刻见仆地的陈德已没了武器，便把手中的短刀一扔，一个饿虎扑食骑在陈德身上。其他侍卫随即散开绳索，七手八脚将其擒住。

“放开我，我要面见大清昏君！”陈德大声呼喊，面不改色。

这一切，只发生在片刻之间，刘得财的脑子全乱了。陈德到底是什么人，他既仗义扶贫干嘛又要行刺皇上？这回被侍卫抓住肯定必死无疑了，他是怎么想的，好端端地因何要自投罗网呢？刘得财心里着急，但又无法帮他，只得带着疑问急匆匆地赶回敬事房。敬事房总管太监赵进忠早已随驾赶赴养心殿，他也折身直奔养心殿而来。没进养心殿大门，刚好碰到一腿迈出的赵进忠，对方把窄窄的脑门一皱，抬手给了他一个嘴巴：

“万岁爷惊驾昏厥，你死到哪儿去了？快上太医院，召院判速带太医们来！”

“噫。”他晕头转向，返身跑出长街，直奔东南方的太医院而来。

3

嘉庆皇帝着实吓出一场病来，而且病的不轻。

亲政八年以来，颉琰只做了一件顺乎民心的事——严惩了权臣和珅。不过，和珅家私大部分又为他皇帝一家私吞。每年的木兰秋迹、山庄游宴就要几十万两银子。去年，他又将西路宫院改建修整，拆了储秀宫前的储秀门，建成了一座宏丽典雅的体和殿，使翊坤宫、体和殿、储秀宫连成一体。别看工程不大，但整整花了六十万两银子。连着几年，不是陕西、甘肃大旱，就是湖广两江水灾。面对灾荒饥民，他倒是下狠心想减去一些赋税，可眼看国库空虚，堂堂大清皇帝，怎么能过起节衣缩食的日子呢？

这次回宫斋戒，万万想不到会有刺客潜入宫中。从先祖福

临至今已经五朝一百五十多年，还从来没听说有刺客潜入紫禁城的事情发生，今天自己在神武门内遇刺，绝非歹徒陈德一人所为。难道是和珅余党做祟，还是南蛮苗逆潜贼暗入京都？太可怕了！昨天要不是徐茂和眼疾手快将自己拉出轿来，要不是自己腿脚灵便飞步跑入顺贞门——天！……

一夜的惊厥高烧之后，他醒了。定亲王绵恩详细禀报了昨天擒拿刺客的情况，他的手心又攥出一把汗来。

“速命军机大臣会同刑部协同审讯，务使凶手供出指使者！”

“皇上，刑部已连夜审讯刺客陈德，一俟水落石出，即刻上报皇上。”绵恩成了擒拿陈德的英雄，添枝加叶把昨天擒拿场面说得惊心动魄。但皇上一提刑审之事，他为难了——陈德不说。

“除了军机大臣和刑部之外，再添派满汉大学士、六部尚书协同会审。”嘉庆皇帝如临大敌。

“奴才领旨。”绵恩哪敢耽搁，急匆匆出去传旨。今天一早便从刑部听来消息，刺客陈德一夜不曾改口，是个铁嘴钢牙的亡命之徒，审他比逮他——又难了许多。

果然，下午传到养心殿的消息是：歹徒陈德坚称是其一人所为，矢口否认有任何同谋参与指使。

嘉庆一听七窍生烟，他忿忿地举起一只钧瓷帽架，砰地一声摔到地上：“先将该犯备受诸刑，然后再行磔死！”

头晕目眩。他恨他气他，恨的是刁民陈德怎敢蓄意弑君，气的是紫禁城内外戒备森严，怎会让刺客溜进宫苑。当年荆轲刺秦王、专诸刺王僚、聂政刺韩傀、要离刺庆忌都有凶兆从天而降。如今陈德起衅大内，上天怎么没些许感应？莫不是自己——不，刁民陈德太可恨！

蓦地，他一手把明黄色的床帷扯下来：“速传刑部，连夜提审凶犯，使其受尽酷刑！”

.....

刑部大堂之上，陈德铁骨铮铮。

两根大杠一前一后别在他的腿上，四个彪形大汉两个往上推，两个往下压。膝盖的骨头格格做响，黄豆大的汗珠从他脑门上流下来。

他翻来覆去的摇脑袋：“杀昏君者只我一人，谁也没有指使我！”嘴唇咬破了，又把自己的牙齿嘎巴巴地咬碎三个。自始至终，他矢口否认有人指使，坚称主犯唯他一人。

铁棘藜、穿甲钉、紧身笼都用过了，一天一夜的刑讯使他无数次的昏死，又无数次苏醒过来。刑部主事贡格亲自刑审，他都为陈德的“凶悍”、“桀骜”所震惊。从没见过这样的案犯，他始而茹刑不吐要寻死路，继而慷慨陈词备述自己一生为人家奴，跟官服役的悲惨遭遇，口口声声就是要“起意惊驾，或许因祸得福”。

直到第三天夜里，贡格又让人把昏迷中的陈德用冷水激醒，掐住他的耳根吼问：

“陈德，既然你称贫穷难耐要寻死路，为何不上吊投河，单单持刀潜入大内，直奔御轿行刺皇上？”

陈德宽阔的印堂血痕道道，他缓缓睁开双眼，咬牙切齿地说：

“自寻短见无人知道，岂不枉活一世！我要杀死昏君使天下缟素，才能名垂千古百代留芳！”

“大胆陈德，你六亲不认尚可，就不替你的妻子儿女想想？”精疲力竭，为审犯人精疲力竭，于这位刑部主事还没有过。

“妻子死于贫病，我虽有两个儿子，可身为大丈夫的我无力育小，与其哀哀怜怜地活着，不如为儿孙做番惊天动地的事业，生不苟且，死才伟烈！”